



科林·威尔逊 / 著
胡兴 / 译 魏志书 / 校

另类人

对孤独感、创造力和现代头脑的经典研究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类人 / (英) 威尔逊著; 胡兴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 6

ISBN 7-80180-183-0

I. 另… II. ①威… ②胡… III. 艺术家—人物研究—世界 IV. K81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243 号

另类人

著者	科林·威尔逊
译者	胡 兴
校订	魏志书
责任编辑	常文启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84(总编室) 63567690(策划部) 63567683(发行一部) 63567691(编辑部) 63588447(发行二部) 63567687(直销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mai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183-0/R. 003
定 价	23.00 元



科林·威尔逊 1931 年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956 年出版《另类人》一夜成名。自此笔耕不辍，并游历美国、欧洲和日本讲学，现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英国康沃尔。

译者序

胡 兴

“你如果不是一个精神的自我超越者，就放下这本书吧。
不要在此掺和，还是去顾念你那些日常的谬论吧。”

——伯麦（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

人正生活于永远在误导的社会之中。

社会终日谈论的是物质成功，是团体荣誉，使人们以为世界的黑白原该如此，活着的目的不外乎此。但在这普遍的教化之外，总有一些灵见者直觉到别种价值的存在。

这种直觉有时使他们惘然若失，不是纵情声色，无端耗费了自己的生命，如《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就是四处寻找刺激来体验蕴藏在自己的活力中的价值，如海明威笔下的诸多人物。有时，这种直觉能为他们指引道路，帮他们找到人生真谛，但往往让他们似尼采般在一帮世俗功利的人群之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亦或使他们因为过于天真不自信，在掌控世

界的某些平庸之辈的诟病下，走向人格的分裂，如凡·高。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勇敢地以自己的灵见为利刃，挑战日趋沉钝的社会思想，改善着人类的精神处境。

以世俗价值观来看，他们也许是失败的，不过一莽草民、精神病、罪犯；也许是成功的，俨然“伟大的”艺术家、“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判断，他们都是卓而不群的，因为他们有灵见、有胆识、有洞察、有怀疑，他们不趋同、不陈腐、不懒惰、不矫情。但是在世俗价值观点的掩盖下，他们的存在却被忽视了。

科林·威尔逊以独特、敏锐的视角看到了这些游离在社会教化之外的孤独者的存在，称其为“另类人”(The Outsider)。他的这本成名作《另类人》对另类人的类型、情愫的根源及他们的价值给予了开天辟地的评述。科林·威尔逊使我们第一次认识了另类的价值观，也使我们对认识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另类人有了全新的眼光。

另类人表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使他们成为同道，那就是他们的孤独感。在他们的眼中，“制度”是暴力的，“文化”是独裁的。在这种暴力的独裁下，原本汹涌的生命能量被迫局限在狭窄的沟渠中流淌。现代人就这样收回野性狂奔的腿脚，收敛起那投向彩虹另一端的目光，小心翼翼地尾随着众人，蹈践着既定的轨道。所有生命丰富多彩的流光异彩都被遮盖在“常人的生活”这块厚重的油布下。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哪里是真实的生活？！

在另类人的眼中，生活的目的本不是追求金钱或地位意义上的成功，也不是光宗耀祖、名垂青史，当然也不是饮食男女，而是去实现生命所固有能量的释放，追随生命所固有的冲动——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为此，人需要超脱出整个社会的惯性，追求着“自由”的真谛。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体验着一般人所不知的焦虑。

“自由意味着自由的意志……但是首先有动机，‘意志’才能运行。没有动机就没有意志的施展。而动机是一个信仰问题；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是不可能和无所谓的，就不可能想去做这件事。信仰必须是对某事‘存在’的坚信不疑；也就是说，信仰是有关什么是‘真的’的问题。因此，自由最终取决于真实。”（本书第39页）

“另类人的虚幻感彻底地斩掉了他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施展自由就像要在坠落中跳跃一样不可能。”这正是另类人的苦恼所在。

因此“真实”的问题是解决另类人问题的核心。他们对普遍接受的“真实”产生了怀疑。本书提到了各式各样的另类人对“真”的探索和认识。

那些终日游戏人生、虚幻无聊的另类人会在生命的终结得以一瞥“生命的意义”。正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沉思道：

……被判死刑的人会在他死前一个小时说或想，如果他被迫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在一个只有站脚地的崖边生活，或孤身生活在永远漆黑的海洋上，遭受在暴风雨无休止的侵袭中，如果他终生只能生活在一平米的空间中，生活一千年，活着也比马上死去好。（第208页）

作者指出这些另类人的失落是因为他们“未能用他的思想来追究这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所有的生命都追求着生而不是死？”

但也有的另类人通过主动地选择死，来体验最根本的真。如《群魔》中的克里洛夫就自杀了，他的信念是如果上帝存在，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自己就是上帝，必须以最终不能挽回的切实行动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即杀死自己。

因为所有的意志都为我所有。这个星球上难道就没有哪个人对上帝幻灭之后信仰自我意志、没有足够的勇气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我意志吗？那就像是一个乞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却害怕使用它……”（第 208~209 页）

那些更幸运一点的、思想更强大一点的另类人会及时地找到体验生命意义的途径，从而得以享受到超出常人的喜悦：凡·高在绘画中找到了自己，诺金斯基在舞蹈中找到了自己，尼采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山顶上宰羊的血腥场面中看到了生命的真谛，即“纯粹的意志，摆脱了智慧的困扰”，基督教圣人乔治·福克斯则实现了超越世俗生活的灵视。

科林·威尔逊在《另类人》这本书用九个章节带领我们走完了一个人性灵在社会中从迷惘、痛苦到探索、奋斗，再到圆满的过程——一个另类人的历程。

另类人情结是从意识到自己是盲人国中惟一一个明眼人开始的。他们看到了现存价值体系及秩序的羁绊，由此产生挣脱盲目、追求自由的渴望。这就是第一章：盲人的国度。

自由就是对虚幻感的摆脱，在于找到一种事业使他们的这种豪情得以抒发。另类人在灵见突现的时候曾得以一窥所熟识的现实之外更高一层的真实。知道了“最好的”的存在，就很难再接受“次好的”。但是在“最好的”层次上的生活非常辛苦，为了取得一刻的神清目明，必须忍受来自社会——一个平均化势力的诟病以及随后而来的孤独。同时人也是脆弱的，他们易遗忘，很少用意志力，更多的时候宁愿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但是另类人知道这样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第二章）。

有一类“浪漫主义的另类人”（第三章）带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开始探索并实践“我们应该拿我们的生命怎么办”的问题。黑塞故事中一系列的人物展现了两条道路：一种火热，一种冰冷。一种是将生命的活力投入自然之中去透彻地生活；一种是苦行、禁欲，追求精神的超升。两种生活中都有性灵飞翔的空间。人们的危险在于妥协、接受并追求“中产阶级”那中庸、平和、“文明”的信仰。

接下来的第四章“谋求控制的尝试”列举了三种另类人谋求自我实现（驾驭自己灵性冲动）的尝试。这就是“情感型”的凡·高，“思想型”的T. E. 劳伦斯和“身体型”的诺金斯基。之后的第七章“宏大的综合”将三种人谋求自我实现的方向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三兄弟的例子进一步阐明，并指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另类人，他的目标是

……想不再做一个另类人。

他想“取得平衡”，渴望取得生动的感官认知（劳伦斯，凡·高，海明威）。

他渴望认识人类灵魂及其运作（巴比塞和米卡·卡拉玛左夫）。

他想永远摆脱凡尘琐事，而为强力意志和丰富的生活着魔。

最重要的是，他渴望知道如何自我表达，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认识自己，预见自己未知的可能性。（第 242 页）

除去以上共同目标之外，另类人还有两个特征，即他们比常人更敏感，“痛感阈限”低（第五章“痛感阈限”），并时常为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所困扰（第六章“身份问题”）。另类人怎样才能将这种独特的天分变成通向幸福的禀赋呢？在第八章“灵视者另类人”和第九章“打破循环”中，我们看到基督圣徒乔治·福克斯和诗人布莱克等人的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是如何正视并去实现人灵性的潜质的，而正是这种潜质使人在社会中萌生“另类”之感的。

这本著述对我们的价值与其说在于为有“另类”之感的人指出了自我实现的道路，不如说是它首先指出了“另类人”这一概念的存在，为人类的诸多苦闷及狂喜找到了根源。

另类人是可怜的。他们由于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敏感和灼见，或不容于社会，孤独终生，如尼采和凡·高；或享有着常人所羡慕的一切，却难以体验他们的快乐，时不时地为某种焦虑所烧灼，如威廉·詹姆斯父子，更有的不仅不为社会所理解，反而被误会，被批判成十恶不赦的罪犯或看成精神病患者，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尼因斯基。

另类人又是令人羡慕的。正是由于他们求真的真诚与执着，他们往往能享受到常人所不知的精神愉悦，体验到马斯洛所推崇的“高峰体验”。而且，说得更功利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以其超越常人的见识，对人生和社会提出了真知灼

见，他们的预言家式的宣言（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最终为历史所认证，他们也为此流芳千古。

另类人是可怕的。他们的变化往往是从质疑现有的秩序和信仰出发的。他们在找到自己的信仰之前的玩世不恭和找到之后的义无返顾和无所顾忌的批判都不能不说是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他们将不满和变革的迫切性强加在慵懒的常人面前，怂动更大范围的不满或焦灼。他们是动乱和变革的预言者。

另类人又是可贵的。是他们的真诚与执着不断地掘挖着社会最沉滞、陈腐的底层，宣扬着真、活力和自由，将一盘凝滞不动的社会散沙搅动，刺激着随时都会随遇而安、满足现状的人们向上、向上，去追求“人”最本质的东西——精神的完满。

作者科林·威尔逊本人就是一个有着另类人气质的人。他于1932年生于英国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由于家庭收入拮据，16岁就辍学从工。但好思考的秉性使他并没有从此放弃与思想界的交流，他阅读了大量文学和哲学著作并做了笔记。他24岁时，以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视角写就了这本《另类人》，并借此一举成名，一跃而为时代前沿的作家与思想家。从此他笔耕不辍，成就了《做梦的勇气》(The Strength to Dream)、《玄术》等广泛涉及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神秘学的著作。71岁的他现居英国。

《另类人》自1956年首次出版以来，已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并多次印刷。受此书启迪，多个自称为“另类人”的俱乐部和协会出现在西方国家，时至今日互联网上还有他们的网站和社区。在世纪之交，处在物化文明困境中的人们在探索新的意义的时候再次发现了此书的光芒，1997年再版了这本书。

此译本就是根据伦敦的 INDIGO 公司 1997 年版翻译的。

喜闻中译本即将出版，威尔逊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欣然再次提笔专门为这部已经流行半个世纪之久巨著的中文译本就全书作了扩展。通过那专门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另类人”情结进行的反观，我们对另类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那些凝聚着大师后半生近半个世纪智慧的字句，在我们的思想走入另类人之境时，从更高的层次对我们的心灵进行着冲击。

如果有一刻，你曾探问生命的意义；如果在纷繁世事中，你曾驻足体味那种孤独感；如果有一刻，你曾被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一片绿叶打动；那么请来读这本书。

在这里，你会发现那一刻的感触是多么珍贵，而你并不孤独。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潜在的超越和突破的冲动，一种对“生命动力”的体察。而其实，历史上很多名人正是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舒展生命，卓尔不群的。这就是“另类人情结”。

如果曾有一刻，你曾有着这样的探问和感触，请来读这本书，它会给你答案，给你力量。

孤独是高贵的，
生命是伟大的。

（说明：本书正文中有两种注释，一种为译者注，用“①”“②”表示；另一种为原文注，数字外无圈，是原文索引，统一放在全书最后，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检索——译者）

真正的自由感是内心的自由

科林·威尔逊

《另类人》发表于我 25 岁生日的前一个月，而它却改变了我的一生。1956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的时候，我尚是无名小卒，而到 1956 年 5 月 25 日，当我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经名声大噪了。英国的报纸评论说这本书杰出且独具创意，24 小时之内我上了电视，被记者们争相采访。该书的第一版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抢购一空。

这一切部分是由于此书的主题——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人”；部分是因为这本书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向那些

① 这是作者 2000 年为中译本所作的序言。

对哲学知之甚少的读者介绍了叫做“存在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战后的法国十分时髦。

也许听起来怪异，中国的气质与存在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终生都在努力为中西文化架起一座桥梁的林语堂在其《中国的智慧》的引言中写道：“中国有对知识和宇宙的哲学吗？回答是‘否’……中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对哲学体系的怀疑。”

“存在主义”这个字眼的杜撰者、19世纪丹麦哲学家瑟伦·克尔凯郭尔也是如此。克尔凯郭尔对当时著名的德国教授黑格尔极为反感和怀疑。黑格尔曾声称人性正向着纯粹精神的表达发展；克尔凯郭尔反驳说，要遵照这种哲学来生活，就像拿着欧洲地图来看哥本哈根一样，哥本哈根在那张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点。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

我写我的第一部著作《另类人》是因为我也有同感。我出生在英国中部的一个工业城市的劳动阶层的家庭。从10岁起我就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我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但是我的父亲使我在16岁时就辍学了——他要我能每个星期往家里挣钱。结果我去了工厂工作，是极不情愿的。为了舒解我的不快和挫折感，我便开始大量地读诗。于是突然我不再想当一个科学家了，而是决定成为一个作家。

我最崇拜的作家是H.G.威尔斯，他和我一样都出身于劳动阶层。但是威尔斯生于1866年，身处对未来极为乐观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早期著作包括《现代乌托邦》和《人如神》，描述了一种理想社会，在那儿，科学能够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但是我出生于1931年，我8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因此我是在一个空袭弥漫、粮食要配给和希特勒的铁蹄横扫欧洲的世界中长大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得知在希特勒的

集中营里有成百万的犹太人死于非命。H.G. 威尔斯也为这颇为震惊，他的乐观主义烟消云散了，在最后的几年里也变得十分悲观。

尽管我时运不济，但我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我会成为一个发表专著的作家的。我是家中长子，极受祖父母、叔伯和姑母的喜爱，他们都称赞我聪明伶俐，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在学校时，我也几乎一直遥遥领先，就好像我的同学们还在读初级物理时我已经开始研究爱因斯坦了。因此，哪怕我最失意的时候，我也一直隐约感到自己的生活会得到改善的。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我处境相似，他们这些社会不良适应者，也许会在那些他们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工作上耗费整个生命。我把这些人称作“另类人”，强调他们对自己在生活中和社会上的位置的不适应。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有必要先解释一下，西方文化自古就弥漫着“另类人情结”。文学中，哈姆雷特就是另类人的较早写照之一。乍看来，哈姆雷特的问题似乎简单明了：他坚信自己的父亲——丹麦国王，为自己的叔父所杀，这个叔父继承了王位并娶了他的母亲。但在伯纳德·肖伯纳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肖伯纳把哈姆雷特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他对杀死自己的叔父来报仇这一念头十分抵触。正如肖伯纳所说，这一想法对于哈姆雷特“就像做生意对于诗人一样不堪”。正是这种内心冲突使哈姆雷特对自身和人类带有如此批判的眼光。

总之，哈姆雷特是《易经》中所说的“高人”(the superior man)。孔子也会认为他具有他的同代人所未能达到的道德观念。但哈姆雷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高人”。事实上，他深刻的思想和他的敏感反而使他把自己看得低人一

等。当他父亲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自己是被自己的弟弟杀死时，哈姆雷特便认识到他应该杀死自己的叔父来为父亲报仇。但这一认识使他惊恐万分，于是他只能得出结论：自己是一个懦夫。他的悲剧源于他对自己缺少认识。

在《另类人》的第二章我谈到了阿尔伯特·加缪的小说《局外人》，这本书中的悲剧源于同样的问题。其主人公莫尔索也是一个“高人”。但是因为他以彻底的诚实为基本原则，因为他不装腔作势、不假装自己没有的情感，而且很实际，人们就认为他冷漠、没有人情味。所以当他误杀了一个人时，法庭审判轻而易举地就划定结论：他是一个冷血杀手。这是一个误解的悲剧——也是个莫大的讽刺。

很难想象在中国能出现这种误解，因为与那些法官们相比，这个民族的气质和莫尔索的秉性更加接近。关键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有两千多年都在同一种宗教的支配下，这种宗教告诉人们，人生来是有罪的，惟一的救赎来源于教会。直至1632年，伽俐略宣称地球绕着太阳转时，基督教会对思想的钳制才逐渐放松。5年之后，笛卡尔的《方法论》发表了，宣称取得知识的惟一途径是怀疑一切。笛卡尔自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天主教徒，但很快他的后继者就声称，我们应该怀疑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存在。

但他们只不过是哲学家，影响微乎其微。科学家就要厉害多了。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大变动。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于这种地球已有上百万岁的年龄、而人类并非上帝的特殊创造物的说法大为震惊。但对于那些认同这一观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像T.H.赫胥黎和弗德里希·尼采——来说，这意味着“上帝死了”，人类现在孤独地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宇宙中。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 19 世纪的“另类人”都自杀了或发了疯。在情感问题和个人问题之外，他们又蓦然接受了心理的震撼：生命是无谓的，而科学证明了这一点。卡尔·马克思把这称为“异化”。但对于本书中的另类人来说，这种体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一无所有，而是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因为他们感到生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尽管我对那些疯掉或自杀了的天才们很感兴趣，但我并不认同他们的无谓之感。我天生的乐观性使我认识到他们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缺少孔子所说的“圣人”的自我规范。他们缺少自我规范是因为他们没能认识自身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我的书就是为了帮助“另类人”们更好地认识他们自己。

这一点上我似乎是成功的。此书出版后的几个月内我就接到了几打读者来信，开头都说“尊敬的威尔逊先生：我是一个另类人……”从这些来信看，这本书也使另类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幸和挫折并非由于他们自身的“差人一等”，而是由于他们在努力地为成为“圣人”进行着内心奋斗，痛苦是斗争的一部分。

一个朋友曾说，中国的气质与“另类感”相去太远，中国读者也许会很难把握这一概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由于要向更高层次迈进而体味到的异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异化往往是在取得更高层的自我控制的奋斗中不可避免的。佛曾经描述了自己早年为达悟而进行的奋斗：他进行比任何人都深刻的忏悔，生活得比任何人都粗糙，甚至吃牛粪，他还潜入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来砥砺自己抗拒恐惧的意志。他这样奋斗都是因为他认识到自我控制越强大，所取得的自由也就越大，那些缺少自我控制的人也缺少真正

另类人

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感是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认识。

2000年